

赵朴初与一位新华社记者的忘年交

刘雅鸣

著

花落还开



朴初先生：您好！很高兴收到您的来信，信中内容非常丰富，读后受益匪浅。特别是您对“人生”的感悟，让我深受启发。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人生总是会遇到许多不如意的事情，但只要我们保持一颗平常心，就能从容面对。您说：“人生就像一场梦，梦醒了，一切都会过去。”这句话让我想起了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故壘三吴，旧家秋处，水接天兮云接管。驾东风、卷尽一片苍烟，气雄龙虎。”人生如梦，梦醒之后，一切都会过去。您说：“人生就像一场梦，梦醒了，一切都会过去。”这句话让我想起了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故壘三吴，旧家秋处，水接天兮云接管。驾东风、卷尽一片苍烟，气雄龙虎。”

这个故事，当时许多人都知道，我自己和不少大人也生过15年的错误。

战斗，是需要勇气的。勇气的来源，在于平时积累的和做的多。从大的方面来看，勇气来源于平时的积累。从小的方面来看，勇气来源于平时的积累。从大的方面来看，勇气来源于平时的积累。从小的方面来看，勇气来源于平时的积累。

今天是星期日，稍清有一个清闲的早晨，想写一些和您聊聊天。如果有机会来北京，千万来请一请。我家的电话是：

我下月下旬将去一趟日本，十月中旬我们将去日本举行制宪会议，应忙于准备工作。

时间安好

赵朴初
93.5.15

河南人民出版社

赵朴初与一位新华社记者的忘年交

刘雅鸣



花落还开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花落还开: 赵朴初与一位新华社记者的忘年交 / 刘雅鸣 著.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9.1

(东元文化名家丛书)

ISBN 978-7-215-06698-4

I. 花... II. 刘... III. 赵朴初 (1907~2000) —生平事迹 IV. B94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203299号

花落还开 刘雅鸣 著

策 划 谷文雨

责任编辑 李小龙

责任校对 王俊义

封面设计 李健强

内文排版 王 翠 朱 林 李少玲 代长敏 徐子奇

运作统筹 河南东元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地址: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金水东路16号鑫地大厦1903室 (450016)

电话: 0371-68109850 传真: 0371-68109862

E-mail: zzdyb2005@sina.com

http://www.ideahn.com 河南省服务业网

出版发行 河南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河南省郑州市经五路66号 (45000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郑州金秋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mm×1194mm 1/24

印 张 8

字 数 130千字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听陈邦织老师忆赵朴老

自朴老2000年5月逝世以后，我与朴老夫人陈邦织老师的联系也少了一些。2007年11月是朴老诞辰100周年纪念，心里一直惦记着，就冒昧地给陈邦织老师打电话，没想到这位年届九旬的老人接到电话后的第一句问话竟是：“你的儿子好大了吧？该上初中了吧？”我说他14岁了，已有1米75了，电话那头传来陈老师非常高兴又有些吃惊的声音：“都那么高了！”谈了自己想把这些年与朴老交往的经历好好写一写的想法，89岁高龄的她立即对我表示了支持，没有任何犹豫。她说：“好啊，你就用你的名义写嘛！”当我问她有什么要求吗？她说：“要写出感情来。”

我告诉她我手里有一份朴老当年（1992年4月）来河南时的诗作复印件《河南杂咏》，她说：“那时你都是跟着的，你都知道。朴老后来住院，你也来看过多次。他在一个寺院里和一位小和尚谈话，（我插话说是印中和尚，当年江泽民总书记在白马寺见过的，后来朴老点名要见他。）不也是你整理的嘛。那个小和尚现在不知道在哪里？”

我一再想请她写几句话，但她坚持说自己从不写的，还谦逊地说自己文笔不好，还是你自己来写，并一再说一定要写出感情来。

陈老师身边的人都叫她陈阿姨，而我一直称她陈老师。她说，你叫我什么都行，我都很欢喜。我让她千万注意身体，她说：“我会的。我还要把朴老的事情办完呢！”

去年冬日的一个午后，终于有机会去拜访陈老师。之前先打电话，听声音实在不像是一个年届九旬的老人，我急切地表达着想跟她谈谈朴老的心情。“怎么谈呢，谈些什么呢”，我说就请她回忆朴老一些生活中的日常事情就行，生怕不同意，又加了一句：“您和朴老都是知道我的，您不会不相信我吧”。电话那头的陈老师说：“不是不相信你，你说得简单，我可要……”，后面的话没有再说完，顿了一下又说：

“好嘛，那就随便说说吧。不过，你别报太大的希望。”我知道她是不会拂一个晚辈人的心愿的。而她紧接着问的话又是“你的儿子怎么样了？”

朴老的家位于和平门内一个叫南小栓的胡同深处，距离现在的国家大剧院仅有一墙之隔。和陈老师约的时间是下午4点，一是担心迟到，一是急于再走进那个小院，提前一个多小时就出发了。和从前去探望朴老时一样，我照例捧了一束康乃馨。摁响红漆门上的门铃，再次走进了那个熟悉的小院。

这是一个小小的四合院，南面是秘书办公的地方，北面是书房、客房、卧室，东面是佛堂，西面是厨房。

北屋，是朴老生前办公和会客的地方。从门口到北屋，有一条短短的石径，当年，我曾扶着朴老从这个石径上走过，还记得他谦和地说过：“我这个院子很不像样子。”院子里堆满了各种杂物。服务人员告

诉我，陈阿姨节省惯了，绝不让乱扔东西，所以只有都堆在这里了。两棵高大的枣树顽强地伸出小院，直向天空，几只小鸟在虬枝上愉快地飞来落下再飞走。枣树下面，围笼的是很小的一片竹林，冬日中，还有几分绿意。这天天气好，不时有鸽哨传来，引得人不由自主地抬眼望去，凝神谛听。

北屋现在成了陈老会客的地方。里面也是堆满了东西，只留下一个窄窄的过道，一如当年。我径直向深坐在一处极朴素的沙发上的陈老奔去，她背后的沙发上方、房间里到处摆放着朴老的照片，一切如常。她执意从沙发上站起身，双手紧紧握住了我的手。七八年不见，她更瘦小了，我张开双臂就几乎能把她拥入怀中。没有客套，问我的第一个问题还是“你的儿子好吗？”我赶紧将随身带的相机上存的儿子照片展示给她看，陈老高兴地看着说着：“都长这么高了。”

因为我比预约时间提前了，这时正好有一批日本客人来访。我只好先起身，出了北屋，来到院子东北角的一处小门前。进去一看，朴老的灵堂还一如7年前的模样。那张遗照上的朴老，正发出愉快而又慈祥的笑容，仿佛一直可以看到你心里，又仿佛在向他的老朋友热情地打着招呼。照片两侧是朴老亲书的缀在黄色锦缎上的他的遗言：“生固欣然，死亦无憾。花落还开，水流不断。我兮何有，谁欤安息。明月清风，不劳寻觅。”眼前的这一切一下把我又拉回到了从前，我小心地将小花篮摆放好，然后就静静地伫立在那儿，向朴老的遗像深深地鞠了三个躬，涌上心头的除了对朴老深切的怀念，还有一种强烈的自责。这些年来，我虽一直在心里默默地怀念着朴老，可以说从未忘记过，也时时跟朋友说起我心中的思念，但几次到北京，竟然都没有再来这里亲身表示哀悼之情，突然觉得自己很对不起朴老。

灵堂隔壁是一间小佛堂，供奉着释迦牟尼佛。一切还是朴老生前的样子。当年，朴老曾亲自领着我参观过这个佛堂，那时的情景历历在目。

经过允许，我拿出小相机，从各个角度去拍一些照片。

灵堂左边的墙壁上挂着一幅星云法师哀悼朴老的字，上书：“人天眼灭”。朴老过世后，他不能亲来哀悼，就托人送来了这幅字。后来，他曾专程到这个灵堂前祭奠。

临走，陈老师应我的请求，把他们整理出版的《赵朴初文集》上下卷送给了我，我请她在书上签名以作留念。陈老师答应着，从茶几上拿起一支很旧的圆珠笔，一边自谦地说着“我的字很蹩脚的，朴老常批评我不练字”，一边写下了“陈邦织”三个有力的字，我提醒她今天是2007年12月15日，陈老师执意地写下了“2007年11月5日”：“这是朴老的生日，就写这一天。”

陈老师又请工作人员拿来了一个古朴的书匣，由季美林先生题写的“赵朴初先生遗墨”赫然显现。打开盒子，是装帧同样古朴的线装册页，其中珍藏的是朴老生前写过的部分书法作品，封面上是由冯其庸先生题写的“无尽意斋存墨”。我知道朴老的书斋名就叫“无尽意”，他寄给我的信笺也多是印着这几个字。陈老师仔细地打开册子，找到印着朴老正在疾书的照片，在下面的空白处，签上了她的名字，时间落款仍然是“2007年11月5日”。

以下就是采访陈老师的实录：

现在一天到晚接待客人，怀念朴老的人很多，他们把对朴老的怀念都放在我身上了。其他时间主要是看书看报。朴老留下的书籍还需要再

整理好，将来好交给人家。他写的东西包括讲话已经编成文集。

会有很多回忆，经常回忆，碰到什么就想起什么来了。比如，你打电话过来，我就回忆起当年在河南你遇到朴老，你这个小记者前前后后跟着我们跑的样子。朴老很喜欢你，我也觉得你对朴老很好。他欢喜年轻人，自己没有孩子，欢喜年轻人围着自己，他对年轻人很平等，一点没有架子，没有凶巴巴，总是嘻嘻哈哈的。人家年轻人也欢喜跟他在一起。他给你写信很正常。

和朴老没有生孩子，开始有些遗憾，后来看到有这么多年轻人都围在身边，也都当成了自己的孩子，也就没有遗憾了。文革时候，朴老当年在上海朋友的一些孩子都愿到我们家里来，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那时，很多文件看不到了，电话也没了，但有各种各样的年轻人过来，天派地派的，从他们那儿可以听到很多消息。受总理保护，他在文革没有受到大的冲击。当年，府右街上到处都贴着大字报，我们晚上出来看。早上我把他送到佛协去学习，一辆黄包车上，我就坐在他脚下的踏板上，陪他一起去。

学佛的人可以在上臂（她用手比划着）烫戒巴，叫“发心”，一共9个。朴老也有。他考上了东吴大学，20岁那年得了肺病，人家要他休学。他就住到了在上海的他母亲好友的家里。那家信佛，一天到晚都是信佛的人来来往往，后来还成立了佛教敬业社，有很多的高僧在那里修学、谈事。他母亲也信佛。

朴老参加了第一届政协。后来，总理要调他到北京来，要他做两件事，一是慈善一是佛教事业。他就选了佛教，以后还成立了佛协。

他生病住院就在北京医院的四层楼上，那是个老楼，现在已经拆掉了。当时，谢冰心还活着，她住三楼，有时会让外孙推着她来到朴老的

病房，两人就在一起聊聊天（冰心的女儿都把朴老称赵舅舅，我曾在朴老的病房里遇见过吴青，她来给朴老送母亲的生日蛋糕，她说她有两个舅舅，一位是巴金舅舅，还有一位就是赵舅舅）。

（我提到看见陈老师在给朴老遗像前放的花篮上有‘开哥千古’的字样，就问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称呼）朴老的小名叫小开，年轻时候就叫他开哥。他是家里的长孙，又叫开孙，后来他就自称开翁，服务员还叫他开爷。不记得什么时候开始叫他朴老，反正一直都这么叫他。

在我心目中，他就是一个普通干部，一个国家普通的工作人员。他年轻时候性子急，我性子慢，有时也会有矛盾。他做事总是很快，有时候也会给我们发脾气。

我是1918年出生的，八·一三抗战后参加进步运动，那时候就常跟他在一起，叫他开哥。日本人打第一枪时我就在上海。（注：朴老年轻时奉父母之命，与自己的一位远房亲戚结了婚，后来早逝。）我们之间的感情是在一起从事进步运动时开始萌芽的。上海成为孤岛，父亲失业，家里四个孩子，日子过得很苦。我在上海做过小学教师。

退休以后才跟着朴老跑，去的最多的是日本。之前我不愿意跟着朴老跑，有人说我你这个人呀，万一他哪一天出了什么事情，（注：朴老一直有心脏病。）再叫你还来得及吗？后来就跟着他出去了。中日民间关系也是朴老他们打开的。当时总理说，当我们国家渠道走不通时，你们民间渠道也可走走。朴老在日本佛教界影响很大。

大相国寺是一桩大事儿，挺有名的，大庙。落实政策，还有广州光孝寺。香港去过好多次，天坛大佛开光。台湾邀他去过好多次，都没法去。星云法师来大陆，他接待过。后来朴老还到南京去看过他，两个人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朴老过世后，他曾让人送来了挽联，后来他专门到

我家里看望，并到灵堂祭拜朴老。

有时候晚上自己会去那里（指灵堂）坐坐，想让自己静一静，逢他生日也会去坐坐。都习惯了，一直没有撤，也好让怀念朴老的人有个寄托哀思的地方。（我说，十分难过，这些年都没到这里纪念过朴老，陈老师宽宏地说，心里记挂着就行了。）灵堂原来是朴老自己学习的地方，里面是一间小佛堂，有时也会到里面坐坐。他欢喜念心经，经常念。他跟我讲，迷信两个字就是佛教里边的。毛主席说过佛教是文化，钱学森给他写信讲佛教是文化，他到处讲这样的故事，我就听到过很多次。人家批评佛教是迷信，他就要做解释，他说迷信就是佛教提出来的。他对佛教人才很关心，送好多学生去英国、斯里兰卡等留学。

（您怎么看朴老的书法？）我很欢喜他的中楷字，圆的。朴老电视也不看的，回到家里还要写字、办公，处理文件。我有时看他一天到晚都在写字，挺烦的，他说这是文字债，还作过一首诗。他从年轻时候一直就写字。我1973年到干校劳动，他给我写过两首诗，内容记不得了，意思大概是一起回家乡之类的。人们喜欢他的字，应人之请写得不少，有时候简直忙不过来。他在《文债》里就写过的：“漫云老矣不如人，犹是蜂追蝶逐身，文债寻常还不尽，待将赊欠付来生。”有时写得高兴，也会得意地称自己虽不是书法家，但写字“笔笔中锋”。这倒不是自夸，我觉得这是他认真的结果。无论谁请他写字他都十分认真，他常说：“我听圣陶老说他帮人题一张，‘起码写五张’，真叫一丝不苟。”我看他为人写字至少三张。

人们称他为书法家，他总很诚恳地说自己不是。我听人和他聊书法，按古人所谓的“匠人之字”、“文人之字”、“书法大家之字”，他自己认为他的字应属于文人字。作为文人字，他传统文化底蕴浑厚，

境遇、学养、品格都融于生命之中，因而也不一般。而且他自幼用功，到了晚年生病住院，90岁还临孙过庭帖，写草书。

（您再说说朴老的遗嘱吧！）1996年，朴老就写下遗嘱，自己放在抽屉里，要求他的遗体除眼球献给同仁医院眼库外，其他部分凡可以移作救治伤病者，请医师尽量取用；不留骨灰，不要骨灰盒。（听到这里，我不禁感慨万端。环顾四周，他的家里有什么呢？一件现代化的像样的家电都没有，小小的院落里，一丛修竹，一方石桌。这样的环境还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上级领导部门有感于他的居住条件太小、太差，以至于已经影响工作了，才从西单大拐棒胡同搬到南小栓一号的。而朴老本人从20多岁食素至终，他像一头老黄牛一样，吃的是草，流出的却是血和奶。）

后来，陈老师主持把朴老的骨灰撒进了上海的黄浦江，朴老年轻时代曾长期在上海从事慈善事业工作。遗骨则送回老家安徽太湖县树葬了。每年清明节，都会有许多人到那里表达哀思。

刘雅鸣 2008年10月于郑州

目 录

上编 行走中原结殊缘

2 花落还开 乘愿再来

——对朴老的记忆和怀念

8 赵朴初拄杖走中州

12 赵朴老和青年记者的忘年交

24 除了真情，我还能留下什么

——从《赵朴老和青年记者的忘年交》一文说开去

中编 忘年之交两地书

30 赵朴初致刘雅鸣

30 第一通 1992年5月30日的信

32 第二通 1992年6月14日的信

32 第三通 1992年7月27日的信

34 第四通 1992年10月29日的信

38 第五通 1992年12月14日的信

40 第六通 1993年7月17日的信

40 第七通 1993年8月15日的信

43 第八通 1993年9月8日的信

44 第九通 1993年11月17日的信

46 第十通 1994年11月12日的信

48 第十一通 1994年2月15日的信

50 第十二通 1994年5月2日的信

51 第十三通 1995年2月7日的信

53 第十四通 1995年7月22日的信

56 第十五通 1995年9月23日的信

58 第十六通 1995年11月27日的信

- 59 第十七通 1996年6月3日的信
61 第十八通 1996年6月24日的信
63 第十九通 1997年2月21日的信
63 第二十通 1997年4月12日的信
65 第二十一通 1998年7月19日的信
67 九十二生日赋答诸亲友

下编 坐而论佛寄衷情

- 72 赵朴初少林寺一席谈
76 赵朴初白马寺一席谈
84 赵朴初深情寄语白马寺僧人
 附：总书记晤见小和尚
93 素养 人才 团结 贡献
 ——在河南省佛教界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100 佛教是河南文化的一大财富
 ——在河南省宗教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
110 向爱国爱教的高僧致敬
 ——在净严法师追悼会上的讲话
113 佛教是很重要的文化
 ——在听取开封市宗教工作情况汇报后的讲话

附录

- 118 赵朴初生平
126 赵朴初嘉言集
154 各方人士忆朴老
165 赵朴老与河南佛教
173 河南形成中州佛教文化圈

后记

上编 行走中原结殊缘

花落还开 乘愿再来

——对朴老的记忆和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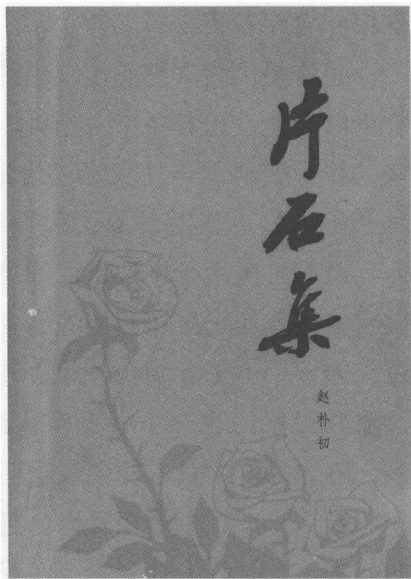
无需刻意去想，朴老的形象会时常出现在自己的脑海里。在散步的时候，与别人聊天的时候，或者是看到与他有关的一切事物的时候，总会不由自主地浮现。而每次想起的时候，内心就会被一种美好的感觉充盈，似乎面前的各种问题或困难都不复存在。

我相信冥冥之中，应该会有一种神秘的东西。记得第一次看到、知道赵朴初的名字，是一个暑假的午后。上小学五年级还是初一的时候，我在家里翻阅爸爸不多的藏书。那时候文革刚过，家里的书都不多。除了《红岩》之类，我看到了一本被爸爸精心用牛皮纸包裹的书，好奇地打开，在扉页上印着“片石集”和“赵朴初”的字样。第一次看到了那本不太一样的书和那个名字。当时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呢？朴初，这个名字真有意思，也挺特别的。也就是在那个时候，赵朴初这个名字就已经印在脑海里了，虽然对这个人的各种情况都一无所知，也搞不清楚他是怎样的一个人。（在十来岁的年龄，知道朴老的人不会太多吧。）记得翻过那本书，感觉不太好懂，也没有很认真地再去读过。（今年特意利用端午假期回西安老家找到了那本《片石集》，打开一看，竟然有一篇朴

老1976年7月为唐山大地震而作的一首诗：“地震——次友人韵：大波掀涌风雷激，齐向华胥破梦来。地发杀机恣吼爆，物为刍狗任拉摧。馀生幸未循墙走，众力知能泯劫灾。多难兴邦吾益信，窥垣熊虎漫轻猜。”大家可能也都注意到了其中的“多难兴邦”一语，在今天看来更有一番特别的意味。）

直到1992年春，4月里的一天，已在新华社河南分社当了三年记者的我接到一个采访任务，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要来河南考察。赵朴初？那个假日午后的情形一下子又涌现了出来。跟着省里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一起涌到车站站台前，列车缓缓停下，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一直双手合十，对着迎接他的人们微微弯腰颌首，微笑着致意。我立在众人中间，好奇地打量着他，而那时候我想朴老是不会注意到我的。

随后的考察工作，我都认真地履行着一个记者应尽的职责，尽可能地记录下他的每一次谈话。怎么也想不到的是，从此，我竟与这位可爱可敬的老人结下了忘年之交。从此，这种



这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出版的朴老诗词集《片石集》。

殊缘一直伴着我。

也许是因为太熟悉了，也许是觉得还有的是时间和机会，所以去看朴老时，就没想着要带上相机，致使那么多美好的时刻，都没能留下更多的影像资料。这使我深以为憾。已是年逾8旬的朴老有严重的重听，耳朵不太好，谈话时除了助听器，有时还要借助类似传声筒一类的东西，就像打电话一样把自己的声音传递给他，非常有趣。记得一次到医院看他时，他正坐在病房的书桌前，埋头研读书法，听到呼唤，忽然扭过头来，一下子看到我，脸上顿时充满了喜悦、愉快的神情，使你受到感染和鼓励，也一下子变得快活起来的时候，那真是人间最幸福的时刻。陈老师告诉我，朴老最喜欢年轻人了。

带上一束红色的康乃馨，赶到北京医院一个病房楼的四层一间普通的病房，有时赶上朴老吃饭，我会留下来，帮着陈老师一起照顾他，他吃得少而简单，无非是些粥和豆腐之类，一个小碗、两个小碟，摆放在他面前的一个小桌上。朴老从20多岁起就一直吃素。他正吃着，忽然愉快地给我讲起他到韩国访问，人家招待他吃了炸人参，味道很特别。看着他吃完了饭，我会帮着陈老师一起收拾一下碗筷。大概是在晚上八点钟左右的时候，我和陈老师要离开病房了。朴老拄着拐杖执意地送到电梯口，依依不舍的样子。电梯门眼看就要合上，可朴老还站在那里。第一次看到朴老这个样子，我赶忙对陈老师说：“您快看，朴老还站在那里呢！”陈老师说：“他每次都这样，非要送。”印象中，黄河小浪底截流，是我给他讲的。这有助于黄河的治理，他很认真地听着，神情也变得严肃起来。他曾很忧虑地给我谈到了国人中的道德滑坡问题，“道德滑坡”这个词，我最早还是从朴老那里听到的。他认为应该恢复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学习，他还提出要编纂一套这样的书籍，让年轻人都来学习。

这样的情节还有太多，我只能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略记如